



道光五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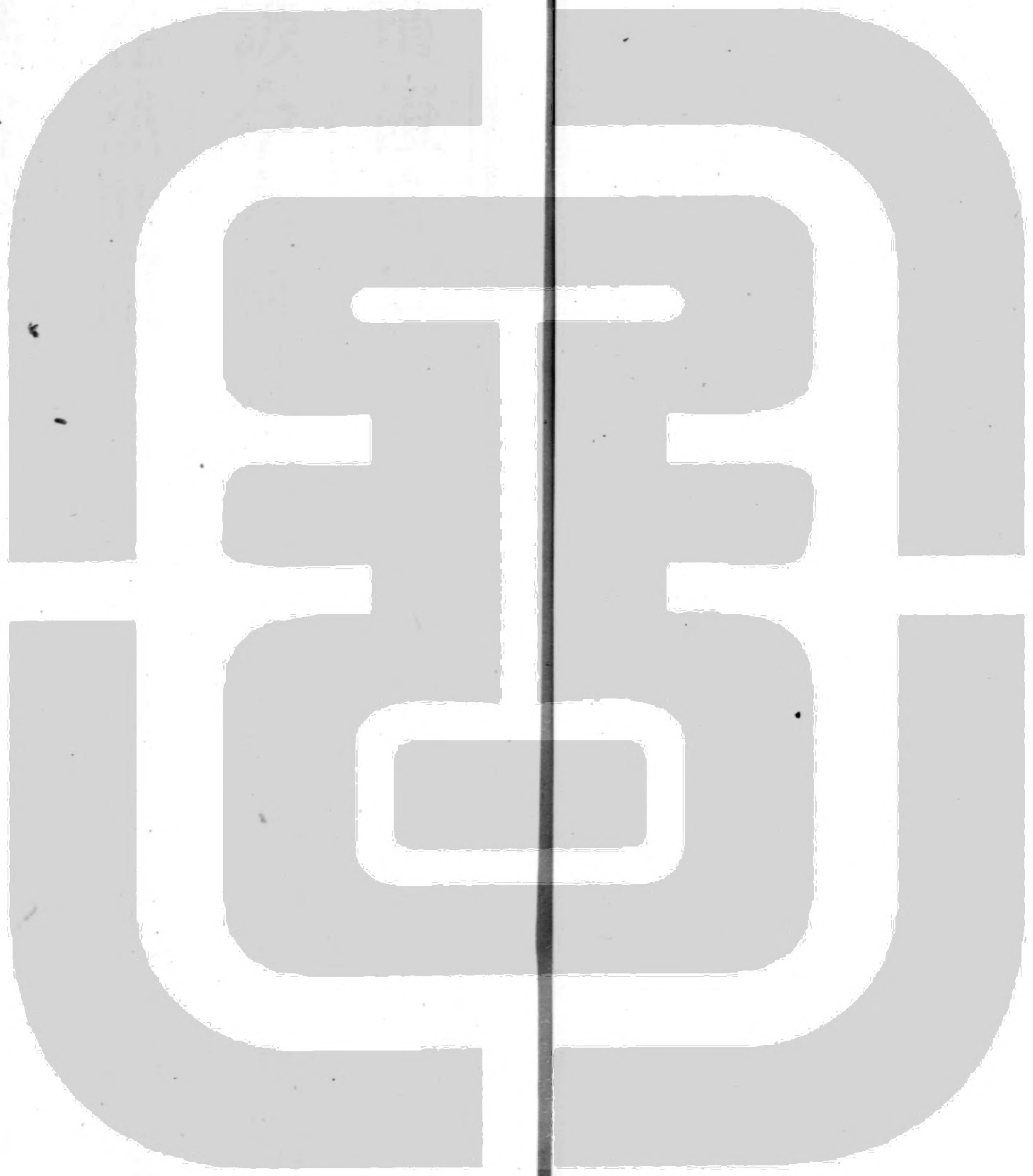
杜詩瑣證

句儉山房刊版

白雲山房

林
精
實
登

國



杜詩

放翁

者何

非惟無

失之矣

注杜有

為有得

此竟

夏無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杜詩', '放翁', '者何', '非惟無', '失之矣', '注杜有', '為有得', '此竟', and '夏無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者何', '非惟無', '失之矣', '注杜有', '為有得', '此竟', and '夏無事'.

杜詩瑣證自叙



積學齋徐芳昌感書

放翁譏今人解杜但尋出處元不知其所以妙絕古今者何在然則讀公詩而徒摘疏字句汨沒殘膏賸馥間非惟無當於其忠愛之旨風雅之原并其語言之妙而失之矣雖然公詩大矣由唐宋以來至於今有學杜有注杜有評杜有隨手掇拾典故而證杜雖所得不同其爲有得則一也余自少習公詩妄有考訂數十百條皆汎覽羣書時隨錄者是以詩之先後都不詮次今茲長夏無事偶取刪定之其目則仍舊貫焉命曰杜詩瑣證

行篋少書舛漏不免輒以付梓俟大雅訂正云爾道光
五年六月初四日溧陽史炳書於句儉山房

杜詩瑣證目錄

溧陽史炳撰

卷上

裴虬

曾老姑

婁宋

抗士卒

楊契丹

猿透

石椽

寶鏡

澶漫

鰈子

白荀

圉人太僕皆惆悵

藥欄

檉柳

天闕

綠葵

匡山

三川

江總黑頭

奏苦發聲

上夜關

白團

山鬼蝮蛇

東絹

玉衣鐵馬

何遜在揚州

石壕詩用韻

薄雲孤月二句

魚龍水

瑟瑟

馬軍

江夏李公

呂太一

烏麻

橘柚

玉魚金盃

腰袂

莫徭

臥柳生枝

江蒲

寡鶴誤一響

東征逐子

用如快鶻

升菴增改字句

朔方兵

戎王子

更秉燭蔚藍天

犀浦

東蒙峰

恰恰啼

舞馬

若耶溪

多羅樹

卷下

肺腑

雲子

破瓜霜落刃

泉出巨魚

筍根稚子

嬋娟碧鮮

雙峰寺七祖禪

一斗三百

金鎖甲綠沉槍

千里萼

同谷

明光殿

戎戎淄淄

織成

野航

黃姑渚

蕨草

烏鬼

千里井九州箴

橙木

屠蘇

菰米

紫宸朝

褥隱椒花

鷹稱父子

戲爲六絕

玉華宮

橫參

麗春

色未填

船可掘

吹毳

何階

雲逐風

瑪瑙盃

無行亂眼多

信使

知禁無良

果栽

草木長

兵革自久遠二句

短衿

甘菊

夏殷褒妲

因風想玉珂

三殿

麝香

兩當縣

西戎逼北斗殷

寵從

早知乘四載

侍祠恧先露

向時禮數隔二句

行最能

休翻鹽井橫黃金

星月

國容

七星在北戶

牽牛織女

天棘蔓青絲

水府

口號

盍簪

三鱸

人日

意內稱長短

孤鴈相失

雲
輪
器

杜詩瑣證

荃
孫

溧陽史炳撰

卷上

裴虬

公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暮秋枉裴道州
手札率爾遣興又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九家
集注不見裴名者以杜集中別有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詩則其餘裴二之名虬可以不注耳吳曾能改齋漫錄
云鮑彪不注裴為何人予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

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云因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歷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所謂裴二端公者爲虬也云云可謂精覈然漫錄似偶忘杜集別有送虬作尉一詩者且唐書宰相世系表固有其人不必旁徵石刻案表洗馬裴之下有元簡尉氏尉曠御史中丞虬諫議大夫復河南少尹而昌黎集有裴少尹墓誌叙其三代與表合但表誌俱不言虬刺道州歐陽公怡亭銘跋則云虬代宗時爲道州刺史蓋據浯溪

題名耳昌黎集注疑歐公得之怡亭銘案今銘辭具在並無道州刺史字且銘刻於永泰元年乙巳而虬以大歷四年戊申刺道州銘安得預署此銜耶又據表虬兄鷗容州長史卽銘首所稱怡亭裴鷗卜而亭之者蓋鷗又嘗官武昌虬往省之作此一段勝事而其尉永嘉乃從前事也江閣有懷詩稱爲行營者黃鶴注謂虬爲道州刺史同平臧玠之亂故有行營而趙次公乃云裴應在廣南觀詩中使南紀并銅柱可見案裴虬未嘗仕廣趙說非是又案漫錄此條首引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

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
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此大誤也二詩
當作於大歷四年己酉據浯溪題名裴以是年刺道州
則杜公亦以是年送其赴任得其手札時事顯然且杜
公卒於大歷五年安得至十四年乎十爲衍字無疑也
又鮑譜於湘江暮秋二詩之外稱又有暮秋湘江二詩
亦屬訛衍鮑書今不可見或漫錄傳寫之誤未可定也

曾老姑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玩其文義砮是珪之後

人而自來解者紛歧茲具論之案詩云我之曾老姑爾
之高祖母則砮乃公之表姪不應云重故洪龜父只作
送表姪王評事不知公之曾老姑蓋是砮之高高祖母
但親至高祖母而盡爾雅謂之高祖王母以上別無稱
謂故詩只稱高祖母且詩是五言能無省字耶是刪去
題中重字者非也九家集注本砮作殊引趙云以曾老
姑言之至公則四世也以高祖母言之至殊則五世也
故公視殊爲重表姪不知以四世視五世正是表姪何
重之有是趙解重字亦非也仇注云重表蓋有兩重表

親考之古今從無此稱謂是仇解重字亦非也詩又云
 爾祖未顯時歸為尙書婦爾祖尙書皆指王珪而杜為
 珪妻甚明下文鬻髮留賓識太宗房杜之為真主名臣
 及貞觀初肩輿上殿者亦皆珪妻而非珪母也桐江詩話亦以
 為是妻
 非母 乃唐書珪傳稱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
 母李嘗曰而必貴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勅具酒
 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事迹略與杜詩
 同但不云秦王在坐又係母李而非妻杜蔡夢弼亦謂
 珪母李珪婦杜詩中所稱則皆指李氏炳案秦王之在

坐與否或者傳聞異辭至鬻髮留賓不過借用陶侃母
 故事而詩中並無珪母意思又王杜皆簪纓世胄男娶
 女適譜牒可徵豈有杜公誤認姻婭而又攘奪姑李之
 善歸諸其媳耶蔡條西清詩話又稱唐書列女傳以珪
 母為盧氏而據杜詩駁之謂珪母杜氏非盧氏容齋隨
 筆云唐列女傳元無此事又誤以李為盧曾不知杜詩
 並未及珪母李杜盧之辯皆非也趙次公載西清詩話引唐書珪傳母李云
云不云列女傳亦不云母 趙注又載一說謂珪之祖僧
盧一書而兩說又何耶 辯為梁太尉尙書令則知珪之母杜氏為其婦也據此

則詩所云歸爲尙書婦者乃是梁尙書令王僧辯之子婦北齊樂陵郡太守王顓之妻而亦卽王珪之母然何得竟呼子婦爲婦耶且下文云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此尙書又豈僧辯耶是以杜氏爲僧辯子婦尤非也仇滄柱詳注云自高祖起兵至代宗大歷五年共一百六十餘年公祖審言仕武后中宗之世其曾祖姑應生於太宗季年不應生於隋文之代以年數世次考之則杜爲珪妻尙疑太早此條記事斷屬差誤炳案仇意以秦王房杜之過珪家當在煬

帝大業十三年高祖起兵時而公詩作於大歷五年故從此扣算然亦只百五十四年非百六十餘年也其誤一且以年數核世次當據生年公以睿宗太極元年生距大業十三年高祖起兵只八十七年耳其誤二公祖仕武后朝假令三十餘歲出仕其生或在太宗之末高宗之初豈其曾祖姑亦當生於太宗季年耶其誤三杜氏於公祖乃姑姪也姑長於姪五十餘歲世間常事則固可生於隋文開皇之末何嫌大業末年尙未能嫁爲珪妻耶公別張建封詩云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

惟外曾孫侖儻汗血駒彭城謂勸唐高祖起兵之劉文靜也建封年輩似小於杜而得爲劉之外曾孫何嫌杜之曾祖姑不得爲王珪妻豈杜自家誤認而又代建封誤認耶且杜氏或係公祖之從姑亦不必定是親姑也其誤四隨筆據史珪爲建成太子中允後楊文幹事起高祖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卽位乃召還任用斷珪與太宗之非素交吳曾漫錄亦謂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房始杖策謁軍門乃薦杜如晦王珪則誅建成而後見知似杜詩秦王在坐非實者然詩之與史亦是傳聞異辭而杜氏爲珪妻及房杜之與珪交善則無可疑也野客叢書又謂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名皆因此人詩傳皆可爲據云云此亦調停兩可之說

婁宋

折檻行嗚呼房魏不得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意謂房魏

勲名固不得再見卽如瀛州諸學士以文學受知一時之盛亦難仰羨蓋天寶喪亂以來士子困於泥塗武夫赫若雷電時事如此而千載絕少直諫如朱雲其人者至今折檻雖高亦徒然也然朱雲固少而本朝亦非盡阿諛之臣如高宗武后朝婁師德性多容忍雖無諫諍之語而武后中宗睿宗元宗之世宋璟固以忠諫名先皇之容直臣尙堪記憶而歎今時之不能容也詩意本甚明師民瞻注乃云詳此詩意蓋歎世無宋公之敢言而亦無婁公之容物誤甚矣詩只是思直臣無思及容

物意也而容齋續筆云人多疑婁公旣無一語何得爲直臣錢伸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時其亾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爲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爲不可曉炳案此又大誤婁公一生未嘗諫諍何言或不語而待宋公之語耶婁公雖當武后朝而宋公亦逮事武后歷中睿元三宗風采夙著何必待其爲相時始堪與婁並數耶且篇首輒思貞觀房魏與一時學士而復遠及漢代

之朱雲末乃說及近代婁宋又何必定爲同朝大臣耶
惟續筆朱雲陳元達一條下謂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
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云云
此是杜詩至今折檻空嶙峋句真確注脚宋制尙然况
唐又前此耶故杜云至今也

抗士卒

贈李八秘書別對敷抗士卒乾沒費倉儲抗本或作抗
故趙次公注云其對敷之所抗舉必以士卒爲言者爲
其乾沒而費廩食也然以抗論軍事爲抗士卒不成文

義吳曾漫錄作抗引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
言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引四子講德論
驚邊抗士炳案宋尤延之本文選上林賦作抗四子講
德論作抗善無音注鄱陽胡氏考異云袁本茶陵本抗
作杙何云能改齋漫錄作抗何校是也善不音注者已
見上林賦抗士卒之精下也又此字見於史記漢書鹽
鐵論者甚多其訓損也耗也其音五官反袁茶陵二本
所載銑注云杙動也而不著校語以五臣亂善致爲乖
謬尤作抗亦非朱注杜詩亦以講德論抗字爲抗字之

訛其杜詩或作抗又或作抗亦皆抗字之形譌耳又漫錄抗挫也是漢書司馬相如傳師古注善引郭語抗損也亦當是漢書上林賦注挫損二義正同而抗字雖亦音翫讀杜詩從五官反爲諧

楊契丹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筆跡遠過楊契丹九家集注不詳楊契丹何許人吳曾漫錄引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沙門彥琮後畫錄則云隋叅軍楊契丹獨千家集注蔡夢弼

謂隋楊素畫傳於契丹故以爲號炳案隋書素傳素未嘗歷官叅軍其後屢封國公拜司徒贈太尉亦非終於儀同者又以大業二年卒不得謂之隋唐人也且傳稱素善屬文工草隸畱意風角亦不聞其能畫畫斷畫錄所云自是隋唐間別一人曾爲叅軍而後至上儀同者非素也張彥遠名畫記大雲寺塔有鄭法輪田僧亮楊契丹畫壁

猿透

泥功山詩哀猿透却墜各注不及透字案古文苑王延

壽王孫賦或羣跳而電透又左思吳都賦說猿狖之屬有云驚透沸亂劉逵注引方言透驚也蓋杜所本謝靈運山居賦飛泳騁透自注獸走者騁騰者透杜天狗賦必不虛透亦此義也

石椽

上後園山脚詩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椽遍天下水陸兼浮沉杜田補遺云唐韻椽音原木名皮可食實如甘蔗炳案草木結實無似甘蔗之理廣韻作實如甘蔗而皮可食是也謂之石椽未究其旨沈氏說謂石椽子如芎藭皮可禦饑時天下荒

亂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椽以充糧此皆不切詩義趙注曰或云善本止是石原蓋平地曰原承上句山有陰之下言山陰石平處雖遍天下有之而涉水行陸以往兼有浮沉而難到炳案作石原固是然趙注亦殊支離竊謂平原多土今名爲石原則是磽确不毛險惡之處魏都賦注引尸子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張衡思元賦注引尸子石焦原廣五十步此廣字下脫去尋長二字也原廣五十步復何險之有王疑杜用此以言行路之難耳再以此詩文義求之蓋云勿謂大地無

疆我僅於此山有其背陰園地而石焦原之險且遍天下行旅有水陸浮沉之苦下接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云云正自述其水陸浮沉苦况其不曰石焦原而曰石原者節字以就句也若作焦原遍天下義更明確魏都思元賦語及太白詩語皆作焦原也

寶鏡

千秋節有感詩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回趙注引舊唐書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炳案此則臣獻於君非君賜而臣得之也舊紀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綵朱注已引之而實錄亦有其文此所謂寶鏡羣臣得矣下句則趙注以爲萬國入京獻壽金吾實伺察之元宗升遐萬國各回而不來其說是也

澶漫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云澶漫山東一百州鄭注澶市連切朱注仍其音引西京賦澶漫靡迤非也說文澶淵水在宋市連切廣韻亦收入二仙引杜預

說澶淵地名在頓邱縣南而二十八翰之澶徒案切云澶漫也李善注西京賦澶徒旦切而子虛賦直作壇曼善注壇亦徒旦切然則澶漫之澶不可讀市連切亦明矣南都賦澶漫陸離善注澶亦音徒幹

牒子

最能行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牒子補遺但云牒小舟名音葉而無故事吳曾漫錄引王智深宋記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牒可謂得事始矣宋記今不傳此語僅見初學記而作劉彥範誤也又案宋書沈攸之

傳攸之發兵反齊王遣衆軍西討龍驤將軍程隱雋輕牒一萬截其津要梁武帝移京邑檄沿波馳牒掩據新亭隋書來護兒傳楊素擊高智慧於浙江賊據岸爲營素令護兒率數百輕牒登岸破之並宜補注

白菊

課伐木詩序列樹白菊鋤爲墻實以竹容齋隨筆引菊作桃聲誤也爲作焉形誤也一本菊作菊亦形近而誤菊無鋤墻之理然白菊未知何物趙注云蓋荻屬而不言所本說文菊艸也豈亦指葦荻之屬耶若詩指葡萄

又不應名爲白葡萄而葡萄之爲物將以得其蔭而食其實非可取之作墻也

圉人太僕皆惆悵

丹青引叙曹霸畫先帝玉花驄云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趙注云玉花驄先帝之馬也畫手精妙盡得其真至尊賞之揮涕而賜金可也乃笑而賜若圉人太僕却知感槩爲之惆悵則公詩微意可推矣墨莊漫錄亦謂肅宗見先帝之馬含笑賜金曾不若圉僕之能惆悵此皆誤認

肅宗詔霸畫馬不知詩雖作於肅宗時而自開元之中常引見以下則皆追述元宗時事所稱詔畫玉花驄含笑催賜金者皆元宗詔之而賜之文義明甚而名畫記稱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畫御馬及功臣事據確鑿何乃全不體會詩義而深文比附指爲譏刺肅宗耶宋人說詩多鑿此類是矣容齋續筆論此詩云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奪真圉人太僕皆所不樂是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炳案詩謂畫馬奪真圉僕爲之歎息

惆悵者歎息之謂非不樂也至以為妬賜金而惆悵亦恐失之

藥欄

有客云一本作賓至乘興還來看藥欄將赴成都草堂云常

苦沙崩損藥欄此必花藥之欄也李匡又資暇集獨為異說謂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闡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云云宋王楙野客叢書謂李說固是然宣帝紀作池籓非藥字又歷引梁庾肩吾唐王

維杜子美張籍李商隱許渾詩或云藥欄或云欄藥或云欄圍紅藥以證藥欄為花藥之欄致詳覈矣顧李說之謬而王以為固是竊所未解夫宣帝紀池籓之或作池藥不過籓藥二字形近而誤李據誤本漢書輒立新說非有他證也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已駁李之因誤穿鑿矣又案宣帝紀注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籓據此則籓字音義俱從禦得來若作藥字於六書之指安屬耶闌固同欄而古闌字亦作蘭管子小匡篇蘭盾方言注蘭園並即闌字但漢書成

帝紀虎上小女闌入尙方掖門並不作蘭字而云漢書多作草下闌又何耶且以之解詩固不佳而以解杜公有客詩尤堪噴飯夫不約人來看花藥而但約人來看闌援田舍翁亦不作此語曾謂杜公而有此乎

檉柳

田舍云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顧陶本作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吳曾於上句從楊柳因檉柳是二物與枇杷不對故也下句則從樹樹朱注據本草衍義檉柳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又爾雅注柜柳似柳皮可煮飲

徐氏曰柜或作檉謂檉柳正是一物炳案正異本檉作柜朱說是也爾雅云援柜柳郭注載或說柳當爲柳方以智通雅云柜與檉同引杜詩檉柳枝枝弱邵晉涵爾雅正義亦以柜柳爲檉柳其爲一物明矣惟通雅以檉柳卽杞柳考之毛詩爾雅本草家並無其說方氏誤也又或說檉柳者柳之一種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相對未工王觀國學林新編則謂偶見二物舉以成對如覓松子苗詩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楊梅乃梅之一種以此相配乃正對也云云炳案或人雙

聲之說太拘王說亦非是楊梅別一果豈梅之一種耶

天闕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天闕之義說者多端九家集注載薛夢符續注引山謙之丹陽記王茂宏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云云此以金陵之天闕比西洛之龍門也黃氏多識錄則據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杜田正謬義同此則直指爲龍門也能改齋漫錄頗取薛義而又據南史梁何徹傳欲樹雙闕之語乃云闕者謂之象魏懸法其

上蓋杜詩本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炳案漫錄之意謂杜詩當作天闕象魏逼但題係龍門山寺而以魏闕比之未免擬不於倫象緯只指天象星緯山寺絕高如相逼近詩非有誤也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闕蔡條劉辰翁不以爲然仍從天闕蔡伯世正異則謂世傳古本作天闕丹鉛錄亦據章表臣詩話舊本作天闕引史記以管闕天又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炳案此說是也闕形近闕錄杜詩者因譌作天闕耳天闕雲卧屬對自然虛實亦稱且此詩雖係古體

而通篇每句第二字皆平仄相間若作闕字則與卧字俱屬仄聲爲不類矣朱注從天闕謂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恐不然耳

綠葵

茅堂檢校收稻詩秋葵煮復新又佐還山後寄詩說黃梁云香宜配綠葵秋葵卽綠葵也而注家甚略吳曾漫錄據顏之推家訓有蔡卽者諱純遂專呼蓴爲露葵面墻之徒遞相放倣承聖中有士人聘齊主客卽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

葵耳云云吳下引杜公二詩炳案漫錄之意以杜詩指北方綠葵非江南露葵一名蓴者蓋家訓所載乃江南士人聘於北齊主客李恕與之宴飲食品有綠葵而恕誤以爲露葵故問江南有此否而士人答以露葵卽蓴正江南水鄉所出今席上食者乃綠葵而非露葵也據此則露葵乃水產之蓴宋玉諷賦烹露葵之羹當卽指此而絕非陸種之綠葵潘岳閒居賦綠葵含露自言葵之承露未可以此附會強名露葵也而本草家云古人採葵必待露解故名露葵不知齊民要術載種葵之法

招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不謂招待露解故名露葵也
公夔府書懷云傾陽逐露葵則以向日葵爲露葵亦誤
矣

匡山

不見篇懷李白也末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有以
爲江州之匡廬者黃鶴注據白望廬山五老峯詩吾將
此地巢雲松望廬山瀑布詩且諧夙所好永願辭人間
又南康軍圖經五老峯下有白書堂舊基白後北歸指
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又送姪崱遊廬山序慚未

歸於名山等語爲證苕溪叢話謂太白遊廬山舊矣子
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諧出故詩云頭白好歸來蓋
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云云寰宇記注亦指爲江州之匡
廬炳案白之曾住廬山確證尙不止此如本集一題云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詩云大盜割鴻溝
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此天寶亂後作
也曰居則有室廬曰歸則前已居此流夜郎書懷贈韋
太守復追叙之云僕卧香爐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
轉枕下五湖連而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張宗瑞和湯仲

能廬山泉詩末云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
下云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是白住廬山屢自言之
卽圖經紀聞之書堂非附會杜詩矣有以爲縣州彰明
縣之大匡山者九家集注載杜田補遺引范傳正李白
新墓碑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讀書大匡
山有讀書臺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隴西院院有
太白像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云云斷之曰所
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也唐詩紀事載元
符間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稱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

吏棄去隱居大匡山學者以甫詩匡山爲匡廬非也今
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廢爲隴西院有唐梓州刺
史碑失其名及縣州刺史高祝記

祝忱形似必有一譌

云云而能

改齋漫錄野客叢書縣州圖經之類亦並以匡山爲在
綿州炳案白集具載范碑大略稱白涼武昭王九代孫
隋末竄於碎葉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爲郡人並無補
遺所引生於彰明讀書匡山以下等語是以容齋續筆
疑補遺所引爲僞書而西溪叢語亦謂恐係圖經之妄
是杜田所引及圖經似俱不足據矣逸事載白爲縣吏

時有牽牛詩鄙俚不堪其續縣令山火女子溺江等詩亦復庸淺明爲贗作則所載匡山故跡安知非僞是逸事亦似不足據矣然悉心考之白固蜀人而未必生於彰明彰明實有大匡山白蓋嘗寓遊於此而杜詩匡山則究以匡廬爲覈何也白集載范碑於潛還廣漢下云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而不著何邑案廣漢郡於唐爲漢州而彰明唐之昌明也元和志漢州管雜縣竹德陽什邡金堂五縣而昌明別屬綿州一可疑也或謂昌明亦漢之廣漢郡屬涪縣地碑舉廣漢足該昌明但

碑以紀實何惜多寫昌明二字而但舉古郡之名且此外尙有同時族人李陽冰序白草堂集述其先世但云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又同時交好魏顥序白集亦但云白家於縣劉全白幼嘗以詩爲白所知其撰白墓碣亦但云君廣漢人夫以同時同族之知交俱但著其州郡而訖無縣名何怪乎元和范碑之祇稱廣漢而杜田引范碑獨著其爲彰明二可疑也且昌明之改彰明始於宋代范乃唐憲宗時人而預稱彰明三可疑也方輿勝覽引陽冰序作逃歸蜀之昌明恐亦四川總

志以白生於龍安府平武縣平武與彰明鄰近古今地

有割并則或以白生彰明或以白生平武亦不甚遠然

恐後人地志仍襲逸事之文能改齋匡山非廬山一條既信杜田引碑則白為蜀

人矣而又有白非蜀人一條據杜公簡薛華醉歌汝與

山東李白好之句謂舊史以為山東人不為無據一人

兩說何耶且此條既以為山東人下文又引范碑潛還

廣漢僑為郡人之文斷之曰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

炳案漢分蜀郡置廣漢郡於唐為蜀之東川而反據此

以證白非蜀人又何耶計白之生當在神龍以前尚未

還蜀時然父已僑為蜀人子非蜀人而何至杜詩山東

李白自指流寓處言之升菴改為東山惟恐山東奪去

太白耳不竊就諸家碑序妄意之白蓋綿州州人耳州

足深辨也本漢之廣漢郡屬涪縣地舉漢郡則曰廣漢人舉唐州

則曰綿州人槩言之則曰蜀人而唐世未有或著其縣

者是生於彰明恐未確也寰宇記龍州江油縣南八十

里有大匡山江油與彰明接壤地經割并即以為彰明

之山亦自有理至匡山讀書故跡諸地志所載亦不出

江油平武彰明三縣而江油又有小匡山讀書臺固恐

其並以逸事為藍本元好問濟南行記濟南西北有匡山世傳李白讀書於此王琦注白

集謂濟南無匡山而有筐山在府城西十里疑元氏所云即此土人依附杜詩以證太白之為山東人耳炳案朱竹垞寄李因篤詩三載齊東畱滯日愁看然寰宇記李白讀書山亦信行記屬實要之不足據也彰明縣已載有李白碑在寧梵寺門下梓州刺史于邵

文王琦注白集引元豐九域志綿州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今本無之案九域志體例不得載人物碑版琦悞憶寰宇記為九域志耳盖卽逸事所稱梓州刺史失名之碑

則非盡楊君杜撰矣白盖寓遊於此故旁州刺史為撰碑文否則何為而作耶是白於彰明既非無涉卽讀書故跡亦或非妄也唯是白一生寓遊之處多見諸詩文而於彰明匡山獨無一語方輿勝覽載白題寶圖山詩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云山在彰明縣寶子明名圖隱此山故名卽白送寶主簿詩所云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者王注白集謂詩指陵陽子明以為寶圖之字

殊不可信則白所題句亦恐未真矣意者白隱居故鄉詩具載左綿人所編少作中而今不傳耶至白於匡廬則言念非一杜詩當卽指此故曰以是為覈也朱鶴齡云白為永王璘迫致時正在廬山此詩蓋深惜其放逐之久望其歸尋舊隱也杜田云云事容有之但此詩則斷指匡廬不當引彰明為證此說平允無以易之

杜田引碑

文異誠為可疑然豈不知世有真碑也者而顧偽為之案范自言今作新墓銘兼刊二石一置泉扃一表道路豈內外二碑文有詳略故傳本不同耶又升菴文集引成都古今記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炳案寰宇記彰明本漢涪縣西魏昌隆縣地初在清廉鄉大同移讓水魏移孟津里唐先天改昌明建中移於舊縣今改彰明云

云杜田引碑及彰明逸事亦俱作清廉鄉蓋縣有廉水讓水見於宋書清廉鄉或者以水得名而古今記以白自號青蓮居士改鄉為青蓮地志遂多仍之矣

三川

晚行口號云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諸家釋三川多誤蓋三川有三其一在長安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韋昭解西周謂鎬京三川涇渭洛是也其一在洛陽前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注云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陽韋昭說有河洛伊故曰三川是也其一在鄜州自後魏時州有三川縣元和郡縣志云以華池水黑源水

及洛水三川同會因為名是也公自鳳翔往鄜州省家歸心迫切故曰三川不可到其為鄜州之三川何疑乃舊注引周之亡也三川震是誤作長安矣趙注非之是也仇注既引邵注三川在鄜州而復據顏延之詩日夕望三川案顏詩乃使洛時道中作而以證杜詩是又誤作洛陽矣

江總黑頭

晚行末句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案杜公以至德二載謁肅宗於鳳翔授左拾遺時家在鄜州制許省視

故云還家計公年四十六耳貧賤亂離早哀頭白故云遠愧於總之黑頭也劉辰翁謂總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不勝其愧顧亭林日知錄據陳書總傳總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計去禎明三年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而以陳天嘉四年總自嶺南還朝年四十五爲黑頭還家可謂精確矣仇注雖引顧語而與原文異原文據總卒年故云七十六仇引據陳亡之年而云七十一由今考之總之自隋南還卽在卒年七十六

歲與否史集無文而據總撰梁度支尚書陸襄碑自稱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下又有南冠永繫馬角徒生等語是七十一歲入隋雖致仕而未卽放還矣然顧語及仇引祇以見其自隋還家無論何年要在七十以外理亦無礙惟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之下仇添一句謂傳無還家之文此則有誤隋文都長安總入隋爲開府而傳稱卒於江都非還家安得到此且總集有南還尋草市宅詩詩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轅乘春還故里

藝文類聚引作還故里義與題合初徐步采芳蓀徑毀學記及吳會漫錄引作行故里非是

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尙知門花落空
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百年獨如
此傷心豈具論題稱南還詩稱白首爲自隋還建康無
疑又眼見徑毀林殘而尙知門識井其還到舊宅亦無
疑宅在青溪大橋北見宋景定建康志唐宋詩人多詠之總集又有於長安歸還

揚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詩云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
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是總之南還以秋日到揚
乘春始渡江抵建康舊宅傳稱卒於江都者非傳聞之
誤卽是還家後復遊揚州而卒耳吳曾漫錄引尋宅詩

作自梁南還梁乃隋字之誤又以此證杜詩之黑頭還
家忽不省詩稱白首耶又案自晉永嘉南渡鞏洛輾轅
之地久屬北朝桓溫宋武雖暫有克復旋卽失之總雖
祖籍濟南考城然非鞏洛且累世南朝貴顯亦豈容家
在敵境詩中紅顏之辭白首之入何以稱焉蓋南渡以
後每僑置中原州郡名目其建康外城十二門皆用洛
城門名至文人屬辭亦並假借如齊謝朓三山望京邑
而云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梁劉孝威出新林而云
芒山眊洛邑函谷望秦京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而云

洛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劉孝標江州還石頭而云鼓
 柁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此類甚多皆因河洛自古帝都
 借以比喻建康其稱鞏洛轅轅者如謝朓後齋迴望而
 云鞏洛常睠然庾肩吾奉使北徐州而云雲邊開鞏樹
 亂後行經吳御亭而云雜種亂轅轅何遜夕望江橋示
 蕭諮議而云爾情深鞏洛劉孝綽侍宴離亭而云轅轅
 東北望總詩正同一例所云紅顏辭鞏洛者謂三十一
 歲避亂辭建康白首入轅轅者謂七十一歲後自隋還
 入建康耳總又有歲暮還宅詩云悒然想泉石驅駕出

城臺翫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青山殊可對黃卷復時

開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次句總集及藝文類聚引皆作出城臺初學記引作

出樓臺城臺疑卽臺城建康志引竟作出臺城第四句改爲驚花雪後春不知城與梅

似誤固非韻城與春亦非韻且春筍二字不對而一聯兩春字又犯重其陋而且妄亦甚矣似總入直

在臺心憶家園泉石歲暮始得出臺歸宅者蓋總之黑
 頭還家還自廣白首南還還自隋而歲暮之還別是一
 事也

奏苦發聲

秋笛詩奏苦血霑衣仇注引蔡文姬詩長笛聲奏苦可

謂的確又故作發聲微仇引搜神記發聲而泣不如吳會漫錄引向秀思舊賦序山陽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嘹

上夜關

宴王使君宅汎愛容霜鬢畱歡上夜關別本作卜夜閒語不對而義亦欠老趙次公注及英華辨證俱從上夜關盧注引王維登裴廸小樓樓一作臺應門莫上關是已然庾肩吾南苑看人還詩已云青門欲上關不始王維也

白團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云熱雲集曛黑從九家千家本英華作初集黑非缺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烟讀杜心解謂白團句即指缺月意以月本團圓為我破缺不成文義宜從蔡注師注指扇說謂熱天搖扇幾破耳朱注引何遜詩逶迤搖白團是已但此吳均古意詩非何遜也

山鬼蝮蛇

憶台州鄭十八司戶云山鬼獨一脚舊注一足曰夔魍魎也炳案魯語木石之怪曰夔蝮蝮韋昭解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縑音騷或作獯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

言或云獨足蝮蝮山精倣人聲而迷惑人也是夔卽山
魑魍與縲猱字異音同又越中有之正合台州事矣蝮
蝮雖亦獨足而韋解與夔別說恐非一物荆楚歲時記
正月一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注引神異經西方
山中有入長尺餘一足名曰山臊元黃經謂之山獠鬼
此卽山魑矣又海錄碎事嶺南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
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想亦其類與郭璞山經圖讚又
有橐蜚神媿俱稱一脚人面未知同異而酉陽雜俎山
魑又有山蕭山臊山魅山駱濯肉熟肉飛龍蚩暉等名

據云如鳩青色亦曰治鳥似別一妖鳥非獸類也詩又
云蝮蛇長如樹此自一種大蛇名蝮非爾雅釋魚一名
虺之蝮博三寸首大如擘者也首大如擘之虺今俗名
土虺亦名七寸頭言身長七寸耳如樹之蝮亦名虺今
江浙未聞有之南山經狻翼之山多蝮虫虫卽古虺字
也郭注言大者百餘斤其三倉解詁則云大者長七八
尺而寰宇記蜀州晉原縣鶴鳴山銘記云張陵應作張道陵
爲蝮蛇所吸門徒以爲登仙此並杜詩所謂長如樹者
矣

東絹

戲爲雙松圖歌我有一匹好東絹吳會漫錄引梁庾肩
 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黃鶴
 注則云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卽東
 絹也潛邱劄記又據唐書地理志陵州仁壽郡土貢鵝
 溪絹炳案陵州屬東川故名東絹時杜公在蜀當易得
 此物未必遠指關東之絹也然唐書志及元和志仁壽
 並無鵝溪水惟寰宇記陵州土產進鵝溪絹注云出梓
 州元武縣鵝溪則是梓州出絹而陵州進之然又非鹽

亭所出也因考元豐九域志梓州鹽亭縣有鵝溪鎮則
 黃鶴之說不爲無因豈兩地皆產佳絹耶

玉衣鐵馬

行次昭陵云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趙注引漢儀注
 以玉爲衣如鎧狀連綴之前漢書霍光傳師古注而晨

自舉三字以爲意度鬼神之事炳案前漢書平帝紀元
 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

牀上此所謂晨自舉也

朱注引王莽傳杜陵便殿乘輿
 虎文衣廢臧在室匣中者出自

樹立外堂上亦玉衣自舉之事特晨字無著耳張邈可
 會粹引通鑑所載孝平紀義陵神衣事而不直引漢書

亦非 趙又謂鐵馬非戰莫用所像之鐵馬猶汗以趨則
是 太宗勤兵之意瞑目而未終云云此則穿鑿無理仇注
據南史吳興楚王廟神救益州刺史蕭猷有田老逢一
騎浴鐵從東方來俄有數百騎如風廟中侍衛士偶皆
泥濕如汗疑杜用此事日知錄則據杜朝享太廟賦弓
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謂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要
皆鐵馬神靈之證也王原叔則謂杜用昭陵石馬助戰
事蓋祿山事蹟載潼關之敗見黃旂軍數百隊與賊將
崔乾祐鬪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

汗流云云後人頗主此說夫石馬與鐵馬原不必過泥
但以昭陵石馬助戰事證杜詩則詩爲天寶亂後作以
通篇考之殆不然也案詩自舊俗疲庸主至賢路不崎
嶇十二句叙隋唐廢興貞觀致治義至明白矣下云往
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如以
往者二句爲天寶之亂則指麾二句當指肅宗言之但
肅宗之世反覆喪亂訖未太平何云率土之安洪鑪之
撫耶日知錄又以往者爲武韋之禍元宗再造唐室本
於太宗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云云案開元初政誠不

愧於安率土撫洪鑪但武韋之禍止於毒流搢紳兵起
 官壺而天下承平已久於蒼生喘未蘇之句亦殊不合
 惟仇注取張南湖王右仲之義謂隋末唐初水旱之災
 猶降民困未蘇太宗勤恤以安民修省以回天遂能安
 率土撫洪鑪此再叙當時仁政以補上文所未備其說
 得之下文壯士悲陵邑四句是說人心之感慕太宗之
 神靈結處松柏瞻虛寢四句則趙注謂公自紀其過陵
 之實是也因悟此詩黃鶴以為天寶五載公自東都西
 歸應詔道經昭陵所作者得之草堂詩箋誤編在北征

詩後而朱注乃以為是案公以至德二載閏八月自鳳

翔行在所東北行途經邠州坊州而至鄜公有九成宮

成在鳳翔之麟遊詩云天王狩太白知為還鄜時作玉

華在坊之宜君亦當作於同時又北征詩有邠郊涇水

之語知還鄜必由邠境無東向長安而行次昭陵之理其誤一也

昭陵距長安祇一百三十餘里是時長安猶為安慶緒

所據四出寇掠豈有士夫送死到此其誤二也且詩果

作於還鄜道中則其時宗社淪亡豈其經過陵下曾無

一語告訴在天之靈如以往者二句當之則時方喪亂
 何云往者蒼生塗炭何但喘餘即結語寂寥開國日流

恨滿山隅亦只是天寶間亂兆已形追思貞觀之治非謂天寶失國以後也

何遜在揚州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謂梁書遜傳不見揚州事趙注云遜卒於廣陵王記室舊注所云固然而以公詩逆之則遜遊於揚裴寄於蜀其詠早梅也因引遜早梅詩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

上春來謂詩首云兔園則以梁孝王園比之必在揚州太守園中却月凌風應是園中臺觀之名寰宇記揚州有風亭月觀吹臺乃宋徐湛之所營遜在湛後豈在後更有此名乎云云炳案趙注殊不可曉遜爲廬陵王記室非廣陵也設是廣陵則正揚州事何又以舊注爲固然耶然此或廬陵誤刻廣陵非必趙氏之失但遜之遊揚旣無所謂廣陵王則梁孝王兔園之名豈尋常刺史太守之園林所敢比擬耶潛邱劄記謂建安王偉以天監六年遷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遜掌其

書記故曰何遜在揚州自晉以來揚州治丹陽郡為今江寧府於廣陵迴不相涉若徐湛之出為南兗州刺史此却在廣陵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亦偶與後來遜詠早梅詩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臺觀之名略合豈得便附會為一云云炳案此以遜在揚州為今江寧府其說是已然宋人已有辨之者張邦基墨莊漫錄謂遜本傳但言南平王引為記室傳作建安王時未改封南平漫錄引傳誤也不言在揚州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兔園標節物云云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

為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亦當作建安王為中

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王本作主誤擁篲分庭

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啟爭趨鄒枚君

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為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

室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為記室亦當

作建安略去揚州耳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

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而非廣陵云云此則揚州東

閣俱切遜事蓋別本所謂東閣一開雖用前漢書公孫

宏東閣延賢故實閣閣字通而杜詩之東閣正用別本語胡

震亨以別本云云爲遜墓誌謂載墨莊漫錄其潛邱揚州之辨不引漫錄偶忘之耳葛常之韻語陽秋引遜早梅五言謂杜詩亦爲早梅故用遜事是已然謂遜傳無揚州事亦無揚州梅花詩是未知當時揚州之爲建康也又案能改齋漫錄引三輔決錄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云云謂杜指此事是遜之詠梅本有二詩五言者早梅四言者官梅四言詩今不傳無從考其作於何處五言首稱兔園指爲建安王府所作今之江寧而當時之揚州固無可疑矣或曰據梁書遜

又嘗爲安西安成王秀參軍高祖平建康秀都督南徐兖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南徐今鎮江府南兖今揚州府也若北兖則今之淮安府王旣都督南徐豈其越南兖而管北兖哉其爲南兖必矣王雖南徐刺史與南兖祇隔一江又係二州都督豈無行館在彼遜或嘗隨至南兖事未可知而五言詩所稱却月觀凌風臺與南兖州風亭月觀故蹟正合取其叶韻故易亭爲臺取其足句故增却字凌字此文人屬辭之常則卽以遜在今之揚州用湛之故蹟入詩亦似無不合者但案秀本傳秀

都督南徐兗二州時尙未封王天監元年始封安成郡王七年爲荊州刺史遷號安西將軍俱在都督南徐兗以後而遜傳稱遜爲安西安成王參軍則時在荊州非南兗也仍以遜在揚州卽今江寧府爲是杜公稽古故從梁代州名耳

石壕詩用韻

石壕吏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日知錄謂下二句無韻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非之謂寒桓與魂痕古韻本通其說是也杜彭衙行二

十三韻其十六韻在寒桓刪山先仙部其七韻在眞文魂部參錯用之絕非換韻正與石壕詩同朱注亦以人看爲韻然讀人爲如延切未知是否或改作出看門與人韻或改作出門首與走韻皆坐不知古韻之故也仇注從出看門謂村人與門叶又疑人看可叶而村字未合亦未知古音本通無所謂叶而村字又有何未合耶
薄雲孤月二句

宿江邊閣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西清詩話謂原於何遜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雖因舊而益

妍類獺髓補痕九家集注以爲蘇氏說炳案宋之間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詩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句法亦本於何其事則用莊子逍遙遊鵬翼若垂天之雲大戴禮易本命蚌蛤龜珠與月盛虛而淮南子云明月之珠螺蚌之病則謂珠光如月耳詩以雲月屬之鵬與蚌雲月似真非真最爲巧妙而又切粵中風景此雖不及杜句之雄渾不可謂非奇麗之作也

魚龍水

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千家集注沈氏曰水經注一水

發源天水縣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炳案水經注上文稱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下云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仍謂汧縣之西山耳非天水縣也又案水經注本作龍魚水卽倒稱魚龍義亦無碍

瑟瑟

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各家注徵引略備但據僧惠疑引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之則其華飾之事應近在李蜀之世與華陽記開明氏

造七寶樓漢武時燼時事不合而蜀都故事所謂昔有胡人於此立大秦寺門樓皆珠碧爲簾者又與前二說互異亦不知爲何代蜀地僻遠傳聞異辭無從詳考矣至瑟瑟之爲碧珠固非生自蚌中者蜀傳稱爲萇宏血所變附會不足致詰然華陽志云寶有珠碧又云碧珠出不一處則固蜀產也通雅云瑟瑟有三種寶石如珠眞者透碧番燒者圓而明中國之水料燒珠亦借名瑟瑟

馬軍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云洗盞開嘗對馬軍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爲馬軍云云據此則馬軍祇是當時俗稱別無典故能改齋漫錄云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送新酒詩有客忽傳龍阪至開尊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予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炳案此以題名作證似未見杜公自注者元豐九域志河南府壽安縣有錦屏山而據元和郡縣志開元元年已改洛州爲河南府則未知錦屏題名河南府馬軍送酒之爲唐爲宋當俟再考

江夏李公

八哀詩有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趙注云李揚州江都人而云江夏以俟博聞朱注據唐書宰相世系表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遂爲江夏李氏其後元哲徙居廣陵生善善生邕以趙注爲失考是已炳案太白有題江夏靜修寺詩自注云此寺本李北海舊宅但據世系表則邕祖已徙廣陵而江夏舊宅猶屬之邕者槩言邕家之舊耳本傳謂邕江都人不誣也杜云江夏李公則舉其郡望言之又詩云嗚呼江夏姿黃希注云雖用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不知江夏乃其郡望善父已徙廣陵矣

吕太一

自平云自平中官吕太一中官舊譌作宮中東坡志林謂妄者以爲唐有自平宮而據元宗實錄中官吕太一叛嶺南事釋杜詩是矣潛邱劄記謂尙有一吕太一中書舍人爲張嘉貞所薦

見張嘉貞傳

養新錄則引魏知古傳

所薦洹水令吕太一炳案知古卒於開元三年嘉貞以八年爲中書令二人之薦太一雖不審其何年要之知

古薦在前太一時爲洹水令嘉貞薦在後太一時爲中書舍人故兩傳互異非別一人也若杜詩呂太一則別是宦官劄記養新錄特據兩傳以見姓名與宦官相同耳

烏麻

寄彭州高使君號州岑長史云烏麻蒸續曬卽今脂麻之黑者耳脂麻亦名胡麻趙注云服胡麻之法九蒸九曝是已潛邱劄記亦以爲胡麻然謂桑麻之麻不聞可以蒸曬服食此則非是桑麻之麻無子者爲牡麻有子

者爲苴麻子一名蕒鄭注周官太宰麻居九穀之一卽今大麻仁火麻仁也在古人爲常食之穀而醫家則古今多用之雖性頗滑利而本草稱其甘平無毒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何云不聞服食耶若杜詩烏麻固不指此

橘柚

放船云黃知橘柚來送客蒼溪回船作也樓鑰說嘗與蜀黃文度裳食花稗因問蜀中有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橘柚來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稗也問

之士人云工部既誤有好事者欲爲解嘲於其處大種橘柚終非土宜無一活者云云是謂杜公誤認稗柿爲橘柚也炳案本草綱目稗柿下柿字同柿據日用本草一名花稗證類云似柿而青黑閑居賦梁侯烏稗之柿是也綱目申之謂他柿熟則黃赤惟此雖熟亦青黑色搗碎浸汁謂之柿漆云云因思黃裳以現在食物證合杜詩黃字則所食殆他柿黃赤者必非青黑之稗樓黃自不識稗而議杜詩之誤耶杜雖遙望之語豈不辨青黑之與黃赤其非稗柿明矣他柿與橘柚熟非同時亦不應

誤認其并非他柿亦明矣至述蒼溪土人語尤不可信土人卽知杜工部亦安知杜句之誤而亦未必有好事者大種橘柚以解嘲此卽黃裳自造此段以證成已說耳且蜀中橘柚屢見諸書必欲闖州從古無此物是何意耶

玉魚金盃

諸將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王洙注引西京新記長安大明宮改葬漢楚王戊太子玉魚宛然九家集注引孔氏志怪崔女棺中金碗事雖係小說殆

無以易之姜宸英獨據唐書肅宗本紀寶應元年盜發敬陵惠陵謂金盃之出人間自是實事炳案此詩凡五首其稱王縉爲相國及嚴武第三次持節皆廣德年間事故編詩者繫之代宗朝而玉魚金盃二句之下繼之云見愁汗馬西戎逼則是吐蕃入寇有發冢之禍似與肅宗時盜發二陵事無涉然杜送郭中丞充隴右節度使詩作於至德初其叙祿山之亂已云宸極祆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盃出無復總帷輕則其時已有園陵發掘之慘諸將所云早時金盃出人間或是追溯言之

要非盜發也

腰褷

麗人行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褷穩稱身此當先辨褷爲何物案爾雅釋器褷謂之褷郭注云衣後褷也其注方言褷謂之褷亦云衣後褷與劉熙釋名褷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倨也義正同並指背後衣褷之下半段耳褷古得切吾鄉土音呼衣褷之褷爲平聲而方言注又有或作祛廣雅云衣袖八字案廣雅袖異名十四有褷無祛褷是郭所見或本方言作褷謂之祛而褷乃衣袖不得爲衣後褷

亦卽不得爲袂矣方言又云袂謂之襖郭注以爲衣領亦與雅注義違竊疑衣後裾之說得之何也爾雅方言袂與袿皆裾之異名郭旣皆云衣後裾而釋名又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雖不言衣之前後而其爲衣袂下半段則同義可從也玉篇袿字下旣云裾也婦人上服而又有袿也二字是用或本方言及廣雅之義然此外古書罕有以袿爲裾者袿乃袂之末而袂卽袖也孔叢子儒服篇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此雖僞書而近古足證裾之非袖矣爾雅黼領謂之襮

郭注云繡刺黼文以襮領明與袂謂之裾別爲一物而方言乃云袂謂之襮顯違雅訓是袂之非領又明矣今杜詩言見麗人背後腰袂正與爾雅袂字注衣後裾義合但腰袂連文疑袂上腰間別有結束之物趙注以爲裾腰夢弼以爲裾帶並非也婦女裙腰裙帶俱在衣內遊人安得見之乎腰袂蓋卽劉緩詩所謂袿小稱腰身隋煬帝詩所謂寶袿楚宮腰者類篇云袿所以束衣其在衣外可知矣權德輿雜興詩珠袿香腰穩稱身正用杜句其袿字已見庾信鏡賦裙斜假袿王筠裁衣詩袿

帶雖安不忍縫又唐書車服志小史有紫碧腰襜並謂腰襜也又釋名帕腹橫帕其腹也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襠者也又庾信夢入堂內詩纏絃掐抱腰夜聽搗衣詩圓腰運織成注引釋名此亦並卽腰襜耳丹鉛錄以袼卽崔豹古今注腰綵案此見馬縞中華古今注非崔豹也又云注引左傳和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案和服卽汗衣並非腰綵

莫徭

歲晏行云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

寒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桑弓隋書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征役故以爲名師注已引之然莫徭之見於唐詩者杜公而外尙有常建空靈山應田叟云土俗不尙農豈暇論肥磽莫徭射禽獸浮客烹魚鮫劉禹錫莫徭歌云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嫁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

臥柳自生枝

過故斛斯校書莊云臥柳自生枝臥柳字見劉孝威枯

葉竹詩句法則本庾子山奉和法筵應詔春柳臥生根
仇注引庾作臥生枝誤也但庾詩紀時物耳杜著一自
字便見老樹荒涼無人剪拂情景詩文貴能用虛字信
矣

江蒲

解悶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謂荔枝也
趙注云自我夔而下以畝爲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
押韻師民瞻本作江浦非是炳案方土之言固不可求
其義理然卽呼畝爲蒲江豈可以畝計而荔枝又豈生

於江耶如謂江旁田地之畝又可直云江畝耶宋王楙
野客叢書引杜詩亦作江浦與師氏瞻本正同疑得之
案此詩七絕十二首首句末一字用仄聲者如沈范早
知何水部陶冶性靈存底物先帝貴妃今寂寞皆是也
而首句又有翠瓜碧李沉玉斝則竟是古體竊謂此首
首句作江浦亦是用仄非與下句壺字爲韻也若作江
蒲則是荔支生於蒲草成何文義或據釋名草團屋曰
蒲一本作圓屋義亦迂僻非絕句中所應有耳而楊慎丹鉛
錄乃據周禮汧浦作弦蒲左傳萑浦作萑蒲因以杜詩

之江蒲爲卽江浦炳案周禮職方雍州澤藪曰弦蒲鄭
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蓋蒲浦音轉以致字有異
同未聞讀浦爲蒲讀蒲爲浦也左傳昭公二十年萑苻
之澤釋文苻音蒲又如字唐石經初刻作萑蒲後改萑
苻蓋苻蒲字異音同而未聞有作萑浦者楊所據左傳
何本耶且浦澤俱水名而複稱萑浦之澤亦不成文義

寡鶴誤一響

八哀鄭虔篇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
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朱注云玉陛之上

展滄洲之畫圖而寡鶴誤爲發響形容其繪事逼真此
說非也畫於詩爲小技豈遺詩而獨申言畫哉宜從趙
注言本滄洲隱淪之客而動天子玉陛之上其義較妥
下文御題三絕正所謂動玉陛矣滄洲二句義本小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蔡伯喈焦君贊云泌之洋洋樂
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亦本雅義趙注引小雅是
已而意從別本作寡鶴悟一響言感悟君王在乎一響
也句法似不妥仍從誤爲是蓋鄭本隱淪一旦以才藝
受知卒罹放逐所以爲誤後半首詩備述鄭失志流離

本言玉言
卷一
之狀皆從誤字生出也

東征逐子

送王判官扶侍還黔中云大家東征逐子回丹鉛錄取或說改爲將子朱注非之引東征賦余隨子乎東征謂逐子卽隨子之義是也澤州陳氏則云依賦直當作隨子案隨字固現成然用逐字句法爲健而朱瀚至謂逐字無出不知此亦何須出典唐詩以隨爲逐者甚多而用之於人則如蘇味道正月十五夜明月逐人來李太白贈崔秋浦地逐名賢好之類又有何語病而周賀送

張諲之睦州云東征逐子去俱隱薜蘿間則正用杜語蓋唐人使熟不怪必欲易之千載更無人知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何承天有鳳凰將九子語耶

用如快鶻

戲作花卿歌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蒼舒注引南史曹景宗語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於詩中風火字固略近之而快鶻字未及案北史齊文宣謂左衛大將軍思孝曰爾擊賊如鶻入鴟羣杜蓋本此

升菴增改字句

丹鉛錄詩話類云松江陸三汀語予杜詩麗人古本珠壓腰被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鐙銀二句今本亡之潛邱劄記謂宋本並無此因思紅蕖羅襪卽用杜詩羅襪紅蕖艷穿鐙銀用韓偓馬上見詩和裙穿玉鐙云云炳案宋寶慶本九家集注珠壓腰被下並無足下二句朱長孺亦謂宋本未見其爲僞造無疑羅襪紅蕖艷係杜千秋節有感詩豈其窘於五字而自用麗人舊句耶至不曰穿銀鐙而曰穿鐙銀則以就韻之故而忘其句義之欠通矣不惟此也杜有鄭駙馬池臺

喜遇鄭廣文同飲詩云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贈衛八處士云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周紫芝竹坡詩話謂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聞黃粱升菴取之炳案九家集注宋子京正居其一寶慶本具在不聞握作禿間作聞也且握節之改禿節雖據後漢書張衡傳蘇武以禿節效貞而前漢書武傳本無禿字仇注杜詩引左傳公子邛握節以死晉書王機傳郭訥握節避機及祖孫登詩握節暮看羊爲證則但作握節未嘗不典又

此詩五排用灰韻而竹坡詩話誤回作歸則在微韻矣至衛八之畱賓新炊不皆稻米而間雜黃粱與上句夜雨剪春韭同一處士素風又何不妥而必改聞字耶

朔方兵

諸將云豈意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文選鮑明遠出自薊北門行分兵救朔方杜正用此

戎王子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來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

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注家不能指戎王子爲何草許彥周詩話亦然或說本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戎王使者戎王子當是其類炳案日華子書今不傳以諸家本草考之則獨活與羌活同類而獨活亦名羌活又一名護羌使者胡王使者非戎王子也且據稱雍州隴蜀多有之何必月支萬里而按之本草圖二活俱非蔓生何云滋蔓耶又案鄭廣文嘗撰胡本草七卷杜公八哀所云藥纂西極名者也當日同遊見此未知採入否

更秉燭蔚藍天

菴村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老學菴筆記云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平聲讀烏有是哉炳案此見冷齋夜話筆記不從是也而漁隱叢話顧採之又杜金華山觀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補遺據度人經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皆有隱諱隱名第一太黃皇曾天鬱繼玉明趙注不從謂蔚藍是天之青色其說是矣而筆記乃謂蔚藍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杜詩云上有蔚藍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恐又因杜詩而失之云

云此則筆記非是說詩忌穿鑿如夜闌更秉燭更讀平聲上有蔚藍天解作天名索然無味矣

犀浦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一本作西浦而趙注從之謂是成都江水西邊之浦公所居正在此而以一本作犀浦爲惑於成都屬縣之郫有犀浦鋪又云殊不思下有長江之句則犀浦道無江炳案元豐九域志熙寧五年省犀浦縣爲鎮入郫此趙注所謂郫縣之犀浦鋪也然元和郡縣志犀浦縣東至成都府祇二十七里則距大江亦

不遠而犀浦縣北四里有都江水是亦江也何云犀浦道無江乎再參以杜公江畔獨步尋花詩黃師塔前江水東老學菴筆記稱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乃悟杜句云云則犀浦有江而公所曾遊可知何必定從西浦又何必定是公所居耶

東蒙峰

元都壇歌寄元逸人云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崕結茅屋王洙以爲宛

州之蒙山九家集注亦引論語東蒙放翁老學庵筆記獨以杜詩東蒙爲終南山峯名案子午谷與終南山俱在長安之南但公詩明言昔隱今居則東蒙何必本與相近仇注謂元蓋自山東而遷居秦嶺是也况東蒙之爲終南別峯筆記僅據种放東蒙新居詩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云云而別無古籍可據惟宋史放傳稱其隱於終南豹谷之東明峯亦非東蒙也豈明蒙字母同北音通轉呼東明爲東蒙耶朱注以放翁說爲未足信良是然以公昔遊詩東蒙赴舊隱尙憶同志樂正指元

逸人此恐未然蓋公有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云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則昔遊詩所憶者卽李范諸人耳元逸人或在內然無明據也又杜所寄詩之元逸人或卽李白寄詩之元丹邱白寄詩極多亦或稱爲逸人逸人卽逸民避太宗諱耳然白所與遊者隱於嵩山石門等處又與蒙陰終南無涉

恰恰啼

江畔獨步尋花絕句自在嬌鶯恰恰啼趙注云如王無功之恰恰來也炳案無功春日詩年光恰恰來滿壑營

春酒似是恰好之義以解杜詩未爲不合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云恰恰用心啼爾非其聲也朱以用心解杜詩猶昌黎贈同遊所謂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於義亦通但廣韻祇云恰用心並無啼字朱當云廣韻云恰用心則恰恰啼者用心啼爾非其聲也文義乃明妥豈今本雜記文有訛脫耶又說文新附已云恰用心也亦不始於廣韻

舞馬

鬪雞篇云舞馬旣登牀山海經稱夏后啟舞九代馬於

大樂之野不足信也藝文類聚載曹植獻馬表稱臣得

大宛紫騮

或作騮

馬教合習拜行與鼓節相應宋書大明

中吐谷渾獻舞馬謝莊為作賦注家已及之然梁書尚

有河南獻舞馬周興嗣到沆張率作賦一事則由來已

久然大抵舞於平地耳明皇雜錄則稱舞馬曲謂之傾

盃樂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

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於榻上據此則馬既舞於

平地又能載人舞於牀榻甚而壯士舉榻以舞馬可謂

惡作劇矣然非惟小說云然也通典載翔麟鳳苑廐有

蹠馬俯仰騰躍皆合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而唐書禮

樂志稱元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

數十曲與雜錄同惟祇稱壯士舉榻馬不動不云乘馬

而上耳其馬之登牀則無疑猗覺寮雜記據樂天實錄

樂字

有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躑蹠

或

作蹄

皆應節云云謂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

也因以唐子西舞馬行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襯步不

點泥為誤案雜錄之意當以眾馬舞蹈非牀所勝祇是

馭者登牀而舞馬仍舞於平地耳然今俗演戲頗有騎

眞馬盤旋臺上者設所立戲臺厚其材而廓其度雖衆馬舞蹈可矣容齋三筆稱先忠宣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於下杜詩眞所謂親見之云云是也何必致疑

若耶溪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若耶溪雲門寺補遺引南史何子季居若耶山雲門寺炳案今南史亦作若耶山但考水經地志會稽祇有若耶溪非山也猗覺寮雜記

引南史若耶溪雲門寺謂杜全用此六字蓋古本南史正作溪耳

多羅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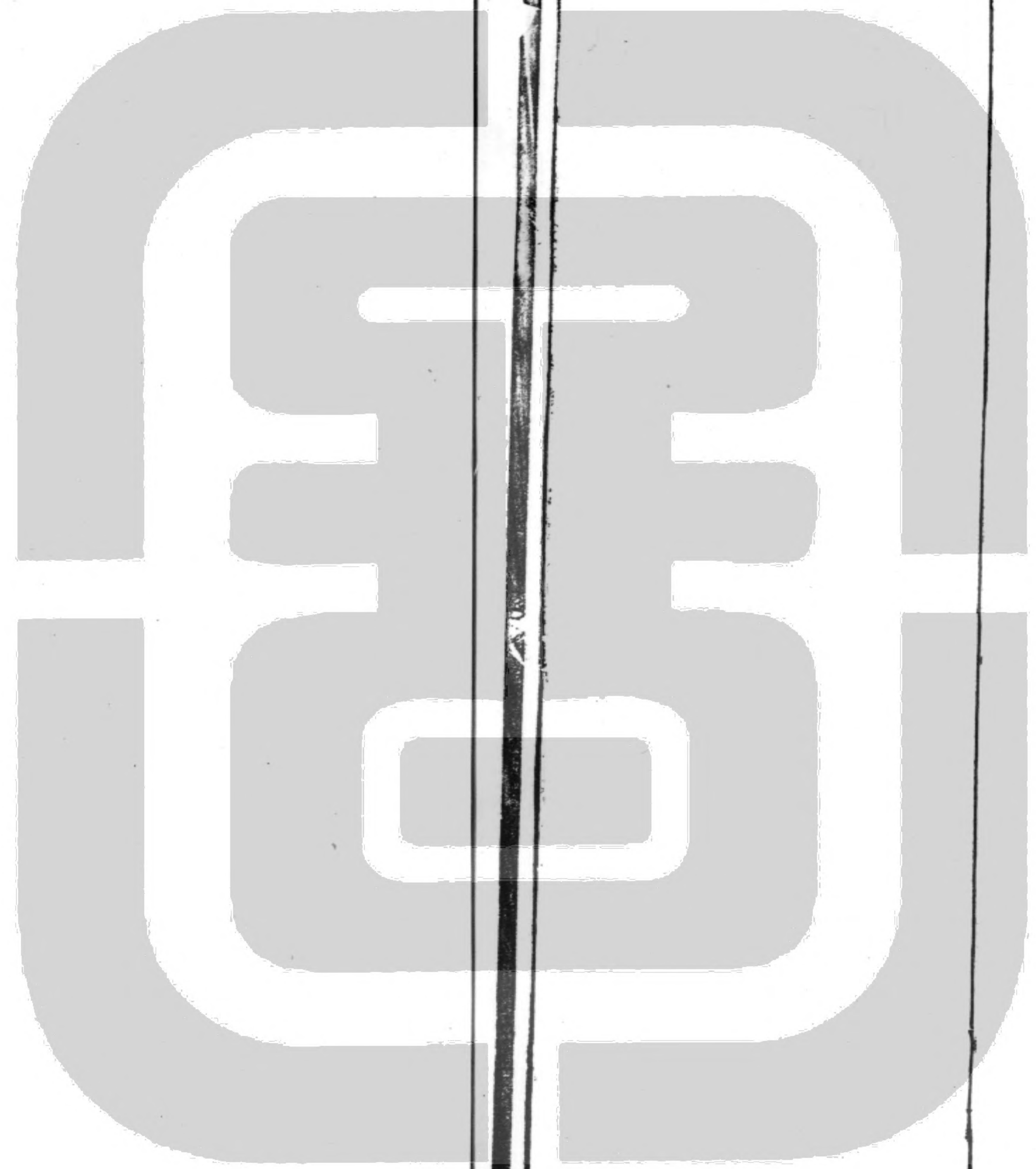
山寺詩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補遺引西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西土用以寫經樹長六七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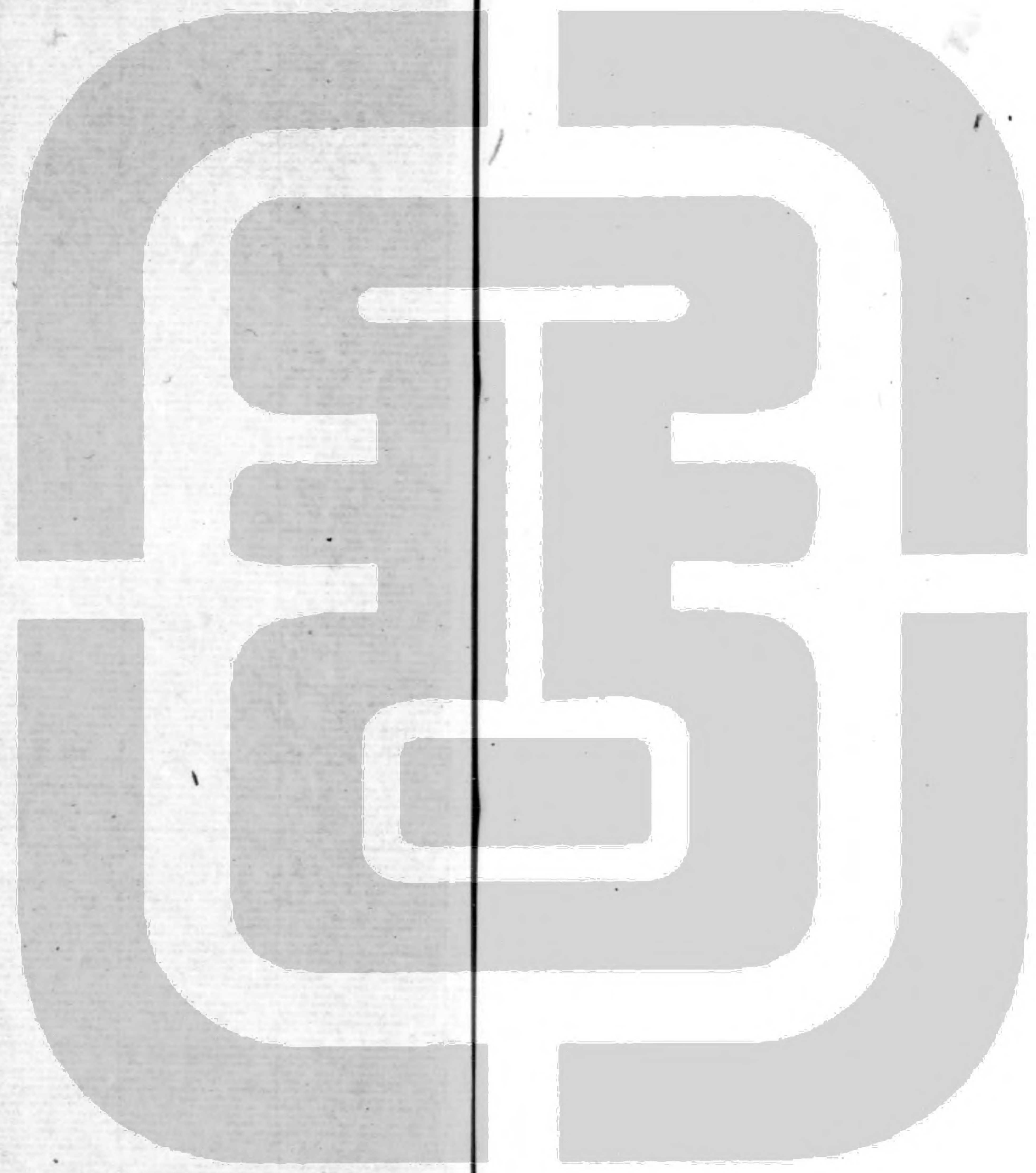
或訛作六尺經

冬不凋此樹有三等一多羅婆力义貝多二多梨婆力义貝多三部闍婆力义貝多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漢翻爲葉婆力义漢翻爲樹云云炳案雜俎又云菩提樹出摩伽陀國蓋釋迦如來成

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此樹有梵名二一曰賓撥梨婆力义二曰阿濕曷咄婆力义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力义漢翻爲道樹而魏王花木志云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持貝多子植於嵩之西峯下樹極高大據此則多羅樹卽貝多樹亦卽菩提樹也鄱陽胡中丞克家嘗贈余菩提葉數張圓長而銳其端長四五寸濶二三寸與天中記所稱貝多葉長一尺五六寸濶五六寸者不合然天台志稱西天佛菩提樹智藥三歲移植於廣州光孝寺

葉之筋脉細緻如絹云云曩中丞所贈葉雖不甚細緻然正與粗絹同可以作字也其曰多羅者華嚴經音釋云多羅花如椶櫚葉長稠密久雨無漏此翻爲高聳





卷之四